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艾达

「日」山田正纪 著
王昱星 译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艾达

エイダ

〔日〕山田正纪著
王曼星译

Copyright © 1994 Masaki Yamada

This boo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yakawa Publishing, Inc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达/[日]山田正纪 著; 王昱星 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4. 10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7957-9

I. 艾… II. ①山… ②王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04836号

图进字:21-2012-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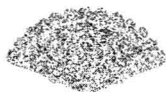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艾 达

-
- 出品人 钱丹凝
丛书主编 姚海军
著者 [日]山田正纪
译者 王昱星
责任编辑 宋齐 明先林
封面设计 刘锦枫
版面设计 刘锦枫
责任出版 欧晓春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
印张 10.625
字数 210千
插页 2
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次 2014年10月成都第一版
印次 2014年10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价 28.00元
ISBN 978-7-5364-7957-9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

目 录

楔子	3
神 话 I 《二零一夜》	5
片 段 I 《解体新书》	18
艾 达 I	35
神 话 II	42
玛 丽 I	46
失去的孩子 I 小熊维尼	60
片 段 II 弗兰肯斯坦杀人事件	64
神 话 III	89
故事流 I 宇宙飞船「虚幻」号的冒险	90
故事流 II 巴比伦河畔	135
玛 丽 II	161
故事流 III 维尼的战场	173
神 话 IV 光芒	203

故事流 IX 某种结局	334
玛 丽 III	331
神 话 VII	325
故事流 VIII 阿吉达哈克	317
神 话 VI 纳 丝	297
故事流 VII 道尔杰	286
故事流 VI 虚拟高速公路	271
故事流 V 以汝之名	256
故事流 IV 丧 失	236
失去的孩子 II 分 裂	230
诸梦之梦	221
艾 达 II	213
神 话 V	208

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
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。
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，
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，
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。

——罗伯特·弗罗斯特《未选之路》^①

^① 罗伯特·弗罗斯特(1874~1963)，美国诗人，曾四度获得普利策奖。诗歌译文出自顾子欣。

楔子

萨桑王朝于三世纪前半期兴起于波斯地区，七世纪时被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军队所灭，其历史长达四百余年。

那时候的日本才刚刚迎来古坟时代。

萨桑王朝在位于今日设拉子^①东南的非鲁扎巴德修建了城市，作为王国的大本营。之后，萨桑王朝攻克了安息帝国的首都泰西封，收服印度河流域，进入了全盛时期。然而，当时的萨桑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时有冲突，算不上真正的太平盛世。

萨桑王朝取代了安息帝国后，定都泰西封，并修建起新的王宫。这王宫壮丽辉煌，就算是在今天，残留的遗迹也足以让参观者凝神屏息。

在这所谓的非鲁扎巴德遗迹中，既可以看到伊朗式的建筑，又可以发现希腊罗马风格的装饰和马赛克地面。这些细节都在忠实地讲述着同一史实：萨桑王朝曾是位于西亚的“世界王朝”。

随着琐罗亚斯德教在思想领域和神学领域主旨日益明确，影响日渐深广，最后该教被确立为萨桑王国的国教。

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原理秉执绝对的二元论：在无限的宇宙深

^①伊朗法尔斯省省会。

渊之中，光明与黑暗、善良与邪恶进行着永无止境的斗争。

在非鲁扎巴德遗迹中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琐罗亚斯德教中的善神阿胡拉·玛兹达及其天使们的浮雕；同时，这里也有恶神安格拉·腊曼纽的塑像。

恶神安格拉·腊曼纽是死亡的创造者，他栖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中，企图将最暗黑物质撒遍这个世界。

在安格拉·腊曼纽所率领的恶魔之中有“虚言者”道尔杰，司掌尸体腐坏的女魔纳丝，贪食人脑浆的蛇阿吉达哈克等，他们与阿胡拉·玛兹达所率领的天使们处于永恒的对抗之中。

在非鲁扎巴德遗迹中，恶神安格拉·腊曼纽及其恶魔们的浮雕似乎是人们抱着某种敬畏之情雕刻而成的。亲眼目睹这些雕刻时，现代人只能认为，安格拉·腊曼纽也像善神阿胡拉·玛兹达一样，是信仰的对象。

琐罗亚斯德教又称“拜火教”，由此可见，光与火乃是该宗教的信仰对象。而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却又同时信仰着象征黑暗的恶神安格拉·腊曼纽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二十世纪初，对中亚遗迹发掘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考古学家吉尔·德勒兹在提到这个问题时，作出了如下评论：

没过多久，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中就出现了超越善恶二神的“绝对神”兹尔旺·阿卡拉那。或许，早在萨桑王朝的民众之中便已经孕育出这样的思想：光明与黑暗其实是等价的，没有绝对的善，亦无绝对的恶，光明与黑暗象征的两种力量分峙在宇宙深渊两侧，反复上演着永恒的斗争，永无休止，永不停息。

神话 I :《一千零一夜》

我需要就这次所做的修订做出声明,我主要修改了文体,并未改变故事的内容,也没有加入新的想法或者设定。

M.W.S.^①

1831年10月15日于伦敦

一位聪明美貌的年轻女性坐在桃花心木桌边,一手撑着下巴,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。

窗外本是莱芒湖的粼粼水面,但现在已被夜色笼罩,只剩下一片看不透的黑暗。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在星光下隐约露出一道棱线,梦一般虚无缥缈,几乎无法在视野中留下清晰的痕迹。

咕咕——远远地传来猫头鹰的鸣叫。美丽的女性不由得双肩一震,然后缓缓拿起笔,沾了沾墨水,像是被什么附身了一般在纸上飞快地写起来。

在极度的焦虑中,我把激活生命所需要的各种仪器放在自己周围,准备给躺在脚下的那没有生命的东西注入生命的火花……

^①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y,即玛丽·雪莱,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的作者。

它睁开了浑浊昏黄的双眼，呼吸急促，线条并不匀称的四肢痉挛似的抽搐起来。

它缓慢地站了起来。长发乌黑油亮，泛黄的皮肤下肌肉与动脉清晰可见。

它的形体看起来似人非人，就好像漫画中被夸张了的角色。它仿佛是为了嘲笑严谨的造物主而被故意制造出的人类模仿品，丑陋得难以形容。

那东西摇摇晃晃地迈开了还无法完全控制的双腿，两只手臂如同钟摆一样前后晃动，上半身略微前倾，看起来就像是被什么操纵着一般怪异。

这里应该是拜火教的神殿，不管是用石块砌成的雄伟石墙上，还是覆满了精致雕刻的圆柱旁，目所能及之处都燃烧着熊熊的火把。

在无数火焰的照耀下，那东西在神殿的墙壁上投下了无数影子。凹凸不平的壁面将这些影子或放大，或缩小。随着那东西的移动，无数的影子也蠕动伸缩，在墙壁上爬行。

这景象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人被分割成无数人，又好像是一个人存在于无数个世界中一样。

那双赤裸的脚紧紧地踩在石板铺成的地面上，发出啪啪啪的响声。脚步声渐远，不停摇曳的影子消失在神殿的深处……

突然，神殿中的火光熄灭了。像有人突然拉下了电闸，神殿中的所有火焰同时熄灭了。黑暗之中传来了一声尖叫：“阿吉达哈克！阿吉达哈克出现了！”

萨桑王朝的首都泰西封深陷在一片黑暗中。

狂风扫过荒野，在绿色充盈的壮丽都城前突然止住了脚步，然后充满疑虑地轻拂过枣椰树的叶片，又悄悄离去。

罗马帝国的权势无法触及泰西封，就连能够刮过漫长的时间之河的风也如此。仿佛无论是什么都无法侵入这座壮美的都城。

无论是什么？不对。

因为，不管是高大雄伟的神殿，还是铜墙铁壁的城堡，都无法抗拒恶魔巧妙阴险的诱惑。

在萨桑王朝的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中，象征“善良”与“光明”的阿胡拉·玛兹达乃是教义中的最高神。

而在宇宙无限深渊之中，魔王安格拉·腊曼纽与阿胡拉·玛兹达进行着光明与黑暗、善良与邪恶的永恒斗争。

没有人知道黑暗与邪恶的化身安格拉·腊曼纽究竟具有怎样的形态。

有种看法认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，安格拉·腊曼纽就拥有多少种形态。他潜入那些软弱者的灵魂中，以变幻莫测的手法玩弄他们，将现实变为噩梦，将噩梦变为现实。

安格拉·腊曼纽的手下尽是强大的恶魔。

为了战胜善良与光明之神阿胡拉·玛兹达，给这个世界带来终极的黑暗，这些恶魔遵从魔王安格拉·腊曼纽的旨意，偷偷潜入梦与现实之间的夹缝……

阿吉达哈克就是这些恶魔中的一个。

“贪食人脑浆的蛇”——他能潜入人的梦境之中，将美梦变成噩梦或者淫梦；他能使人类慢慢远离现实，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废人。

这一个月以来，不管是在骆驼交易市场还是深街小巷中的酒馆，男人们见面之后总会神情严肃地小声谈论最近满城流窜的谣言。

阿吉达哈克——也就是被人称作“贪食人脑浆的蛇”的恶魔已经潜入了泰西封城。

阿吉达哈克偷偷溜进阿胡拉·玛兹达的神殿，熄灭了所有的火焰，夺走了光明。不，还不仅仅是熄灭了火焰这么简单。一种莫可名状的暗黑物质侵入了神殿，一切都转化成了虚无，都被最深的黑暗所包围。光明之神阿胡拉·玛兹达的存在被否定了。

或许正因为如此，这几个星期泰西封一直刮着阴冷的风；家畜死亡，作物枯萎；行走在遥远荒野上的商队也不再到来。

有人说泰西封已经迎来了灭亡的时刻，有人说阿吉达哈克将饥饿与疫病的恶魔带入了城中，还有人说罗马帝国将派出前所未有的大军前来进攻……

禁卫军在城市中来回巡逻，将这些散布谣言的人统统逮捕。不管是羊倌还是旅行的艺人，甚至连一些官吏也被抓起来投入大牢之中。

但不管将多少人送进监狱，不管使用多少鞭刑，让城里人心惶惶的谣言却丝毫没有消退的迹象，随着逮捕愈演愈烈，末日降临的疯狂反而如同熊熊燃烧的野火般在城中蔓延不绝。

终于，这些谣言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。被歌颂为明君的现任皇帝对谣言感到极端忧虑，据说有段时间甚至愁得难以入眠。

然后某日，皇帝通过大司教对宰相、圣火护持者、书记官和军队统帅下达了御旨：

逮捕恶魔“贪食人脑浆的蛇”，处以火刑，以平民心。

阿吉达哈克入侵的流言给泰西封的夜晚平添了几分冷清与落寞。

若是在平时，赶着家畜从边境归来的牧人、保护商队的武士、与他们打情骂俏的风尘女子应该正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欢声笑语将一直持续到深夜。

然而，现在才不过刚到“陪酒之刻”（晚上十点），路上就已经看

不到行人。神殿点起的灯火屈指可数。就连风也噤声不语，默默地从建筑物之间穿过……

这不仅仅是没有灯光的黑暗。若只是缺少灯火，黑暗也不至于这样浓重。这难道就是魔王安格拉·腊曼纽所期望的那种能将整个世界都覆盖起来的“暗黑物质”所带来的黑暗吗？

巴萨尔哈德在黑暗的街角停下脚步时，突然这么想到。

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离奇想法所致，包裹着泰西封的黑暗看起来似乎异样地深沉，让人无法相信这样极端的黑暗仅仅是因为灯光不足而造成的。

虽然说巴萨尔哈德既是武士又是学者，但他在神学上的知识却十分浅薄（法律明文禁止巴萨尔哈德触及象征祭司长权力的神学领域），所以他实在难以想象安格拉·腊曼纽的“暗黑物质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。

他不过是下意识地在头脑中描绘出了类似暗黑种子那样的东西。

那暗黑种子被播入暗黑的苗床，然后发出暗黑的芽，逐渐蔓延成遮天盖地的黑暗……

这也并非荒唐无稽的妄想。包裹着泰西封的黑暗，深邃得足以让人切身感受到某种诡异与悸动。

而像巴萨尔哈德这样身份高贵的人会亲自参与夜间巡逻，这件事本身也很异常。

那些面对罗马帝国的进攻也毫无畏惧、与野蛮人战斗也不曾胆怯的士兵，在这样黑暗的夜晚巡逻时竟会露出孩子般的不安。

为了提振士气，巴萨尔哈德只能在晚上亲自加入巡逻的队伍。

不过在常被女人们唱着民谣歌颂其勇气的百夫长、野猪猎手雅库比看来，这依旧无法令人安心。

“深思熟虑、睿智勇敢的贤者巴萨尔哈德哟，听了这番话后，你

或许会嘲笑我的懦弱。然而今夜，我心中却充满了不祥的预感。睿智勇敢的贤者巴萨尔哈德哟，你就笑吧。我甚至能够听见地狱的黑色看门狗正在狂吠不止——”

作为百夫长，雅库比是习武之人的骄傲。虽然他已年过半百，却依然能够轻松地单手举起石臼。

但是，不管雅库比是怎样勇猛果敢的战士，面对使用超自然魔力的“贪食人脑浆的蛇”时，他也无计可施。虽然在部下面前他从来不将恐惧形于言表，然而在内心深处他深深地害怕着阿吉达哈克。

“我为何要笑你？众口称赞的弓箭手、野猪猎手雅库比哟，世上谁人不知你是屈指可数的勇士？然而不管怎样勇敢的男人，也会有迷茫困惑、胆怯害怕的时候。这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？那些嘲笑他人之人，才是从未想过人类究竟有多么脆弱的愚者啊——”

“但是巴萨尔哈德哟，你却不畏惧‘贪食人脑浆的蛇’。噢，睿智的贤者巴萨尔哈德哟，当我身处你面前，就好像被太阳照耀的冰块，无法不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。”

“若我是太阳你是冰的话，那我就是严冬的黯日，你则是久冻的坚冰。衰老的我又怎能融化刚毅的你呢？对了对了，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，让我给你讲讲那些害怕梦幻却无惧于现实、既胆怯又勇敢的战士的故事吧。现实中的你是数一数二的勇者，若你也有害怕的东西，那只会是对梦境的恐惧吧。如果你因梦境而羞愧，那也无妨。”

雅库比的表情顿时明亮了许多，“哦，能亲耳听闻巴萨尔哈德的故事，那真是无上的光荣，它们一定能让枯萎的勇气都重新复活……”

“嗯，若是这样倒也好。如果我的故事能够起到些作用的话，

“我不会吝啬自己的时间。”

两人跟在士兵们后面走着。这时一名士兵回头喊着雅库比，似乎是要向队长确认接下来该去哪儿巡逻。

“谢谢您。听了您的话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——”雅库比向巴萨尔哈德行了礼后，急忙朝士兵们跑去。

巴萨尔哈德看着雅库比的背影，苦笑着叹了口气。

巴萨尔哈德并非那个人的名字，而是统领着千人禁卫军的指挥官的职位名称。巴萨尔哈德同时也兼任着宰相的职务。虽说是帝国政府的最高负责人，然而从士兵到官员都尊敬巴萨尔哈德的原因，倒并非仅仅因为他拥有执政者的才能。

巴萨尔哈德被称作“皇帝的喉舌”，不管皇帝提出什么样的问题，他都必须能立刻回答。此外，知道无穷无尽的奇闻逸事也是“成为巴萨尔哈德”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
也就是说，巴萨尔哈德必须知道世间所有的故事，而且还必须在皇帝要求听故事时巧妙地将其讲述出来。巴萨尔哈德必须是比谁都聪明、睿智的人。

皇帝能从这些故事中吸取教训、得到启发，将故事融入治国之道。

因此，世代巴萨尔哈德都被任命为“皇帝的喉舌”，他们所拥有的故事数量几乎无穷无尽，讲述故事的技巧也炉火纯青。然而……这样的故事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？

花甲以后，巴萨尔哈德对此时常产生深深的疑问——

至今为止，我已经给皇帝讲了数不清的故事。皇帝时而感动不已，时而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结局，时而放声大笑，时而痛哭流涕。然而故事永远都只是故事，不是吗？

就连跟在士兵后面巡逻的时候，巴萨尔哈德也无法停止思考这个问题。他像是被恶魔缠住了一般，从早到晚都在为这个问题

苦恼。

故事并没有力量。人们总是夸大其词地说自己讲的故事能打动皇帝的心,甚至能够左右国政。但是身为当事人,自己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:这并非事实。故事是无力的,不能改变任何东西。

走在前面的士兵们虽然举着火把,但在这深沉的黑暗之中,那几朵火焰根本无法被称作亮光——微弱的火光之中只能看见士兵们模糊的背影。

巴萨尔哈德的脸几乎完全隐没在黑暗之中。这倒是好事,因为如果比谁都更加信赖这位老人的雅库比看到他此时此刻的表情,也许会被那张阴郁忧愁的脸给吓坏吧。

故事究竟是什么呢?人为什么要毫无意义地讲述故事呢?

就在巴萨尔哈德疯狂自问的时候,遥远的黑暗深处突然传来了叫喊声:“是阿吉达哈克!阿吉达哈克出现了!”

听闻此话,士兵们露出了犹豫的神情。就算每日操练,不畏惧任何强敌的士兵们也依旧害怕拥有超自然魔力的恶魔。话说回来,血肉之躯的人类真对付得了“贪食人脑浆的蛇”吗?

“不要害怕,跟我来!”

雅库比大吼一声冲进了黑暗之中。也许是受到了激励,士兵们也大喊着回应他,潮水一般地涌了过去。

巴萨尔哈德已经是老人了,无法像年轻士兵那样身手矫健地奔跑,不过他还是尽可能地加快了脚步。但他旋即停了下来,目不转睛地瞪着遥远黑暗中的一点。

那里站着一个人。

他好像披着一件覆盖全身的斗篷,身影如同雾一般模糊缥缈;兜帽也拉得很低,遮住了大半容貌。

不过就算没有被遮掩住,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过去也很难判断那人的年纪。